



# 校园文萃

美文 绘画 书法



下载品质滨州  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1-15

2025.11.25 星期二  
责编:张连利

邮箱:sdllwbw@163.com



简雅语文专栏  
JIANYAYUWENZHUANLAN



【教师作品】

## 凌霄花

邹平市台子初级中学 谷安芹

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  
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凌霄花，只见一片艳丽的橘红色，从上而下，从左到右，一串串、一簇簇、一团团，倾情绽放，如火如荼，雍容繁密，不见其始，也不见其末。只是烈烈炎炎的橘红，仿佛在浮动，在跳跃，在夏日的骄阳里奔腾。

这里没有凉亭，也没有树荫。有的就是这几十株茂腾腾的凌霄花。粗壮虬曲的枝干，七扭八拐地立在那里，不依附，不攀附，坚实，勇敢。枝干向上，渐细渐软，这才有了攀爬伸展。它所有的枝，所有的叶一律向着搭建好的花墙延伸，攀爬。于是，花墙就成了叶的海洋，绿的海洋。深深的绿，浓浓的绿，层层叠叠的绿，错落有致的绿……像打翻了绿的颜料桶，流动，流动……涌聚在一起，从上而下，从左到右，绿成了一团，浓成了一团……花架也成了花的海洋，火的海洋。这是多么强健，多么蓬勃，多么飞扬，多么肆意的生命啊！周围那些枝叶稀疏、颜色清浅的杨树、柳树一霎时都黯淡无光。

在我们的校园里，曾经也有两株凌霄花。瘦弱的枝，纤细的干，枯枯瘦瘦的样子，像极了冬天里的两株畸形的杂草。为它们搭建的石柱、石廊，光秃秃的、孤零零地立在那里。这是凌霄花吗？这是

“披云似有凌霄志，向日宁无捧日心。珍重青松好依托，直从平地起千寻。”的凌霄花？还是女诗人舒婷笔下的“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”的凌霄花？再或是白居易《有木》中“朝为拂云花，暮为委地樵。寄言立身者，勿学柔弱苗”的凌霄花？可……可它们既不凌霄，也不攀附，难道……难道是想躺平？想摆烂？

寒冬过后，天气转暖，那两株凌霄花竟也长出了嫩叶，颜色清清浅浅，单薄的如薄荷一般，零星、孤单。它们好像不是长在那里，而是粘在枝干上。又不知什么时候，凌霄花开始沿着给它搭好的石廊花架向上攀爬。细软的枝，瘦弱的干，单薄的叶，星星点点。它们的生长环境很逼仄，狂风和暴雨也曾把细弱的凌霄花从花架上击打下来，但又不知何时，它又开始攀着石柱，默默地向着花架，向着蓝天伸展。

某一天，枝干竟涌出了一簇花骨朵，红豆似的，短短的圆锥花序。花萼成小钟状，骨朵渐渐变大变长，颜色也成了橙黄色，像天边的霞。终于，其中的一朵忍俊不禁，“噗”的一声绽放了。瞬间，火焰般的红色一下子喷薄而出，像点燃的一把小火炬！小漏斗状的花冠，精致而俊俏，五个圆形花瓣自然地而后翻翘，整朵

花看起来像个红艳艳的小喇叭。接着又一朵情不自禁地绽放，几朵，又几朵……绽放不断，火红不断，向着天空，向着骄阳，迎着风，迎着雨。那凌霄花的枝干依然细弱绵软，但那俏丽的颜色和高傲的姿态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。

今天，我竟看到了几十株这样的凌霄花，藤蔓遒劲，枝叶层叠，花朵鲜艳。远远看去，数不清的花枝从高处垂落，柔条纤蔓，随风舞动，所有的花团、所有的花簇随之舞动，浮在叶间的，俏立枝头的。叶动花动，花动叶也动，漫天飞舞，摇曳多姿，像一幅绝美的画卷在眼前舒展，我不得不惊叹于这几十株的凌霄花了。

清代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由衷地感叹：“藤花之可敬者，莫若凌霄。”是啊！即使凌霄花的生长环境再恶劣、再逼仄，它也能奋力生长，新蕾层出，从容绽放，花期绵长。纵被误解，亦宽容淡定，不囿世俗，专注向上，不躺平，不摆烂。酷暑愈盛，它愈是明媚璀璨，不息，不停，不止。敢与骄阳争辉，志在云霄，把每一寸依托化为登高的梯。

我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凌霄花！从未见过这样富有生命力的凌霄花……我不得不赞叹这几十株凌霄花了！

【学生作品】

## 我读懂了母亲的手账本

邹平市焦桥镇初级中学 于林溪

母亲的手账本总是安静地躺在她的皮包深处，像一本尘封的魔法书。黑色封面上烫金的纹路已经模糊，却仍固执地闪烁着微光。每当我手指即将触及，她总会轻轻合上本子，眼角的笑纹里藏着说不清的秘密。她的手指粗糙，却总是温柔地抚过封面的每一道褶皱，仿佛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宝物。

那个暴雨天，雨水打湿了公交站台的顶棚，水珠顺着铁皮边缘滴落，像是时间的秒针在无声地走动。我翻找雨伞时，指尖触到了本子潮湿的边角。

翻开手账本，我看到了里面的密码：夹着印有奶粉价格的超市小票折成的千纸鹤；3月8日那行字被荧光笔圈住，歪歪斜斜的字迹写着，“钢琴课时费需攒到夏天，我还要加班工作。”末尾画着个咧嘴笑的太阳。

一幕幕场景像老式幻灯片般浮现。缝纫机的哒哒声在耳畔响起，母亲伏在缝纫机前，食指缠着的创可贴被机油染成铜钱斑。台灯将她的影子投到墙上，恍若正在纺织月光的西西弗斯。她的手指在布料上跳跃，金线在指间流转，



AI生成

仿佛在编织一场无声的梦。次日清晨，我的瓷盘里盛着星芒状的煎蛋，她的缝纫机旁则多了一幅用金线绣就的作品。

菜市场的旧书摊前，母亲蹲成一座倔强的雕塑。她逐页抚摸着那本脱线的《少儿钢琴入门》，指甲缝里的布屑与书页的霉斑悄然对话。卖书的老爷爷笑着

说：“这书都脱页啦！”母亲却像捡到宝贝一样，将书页一张张夹到她的本子中。当公交碾过琴行橱窗的倒影时，她忽然攥紧我的手腕：“玻璃里的钢琴在等你呢。”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两枚正在生长的音符。

我翻到手账本最后，空白页贴着我的满月照，泛黄的背胶上印着褪色的字迹：“今日购得初生奶粉，罐底有赠品奶嘴。”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符在潮湿的空气里舒展，化作母亲用半生编织的五线谱。

此刻，我终于听懂，缝纫机的韵律原是爱的切分音。母亲将岁月裁成金线，在生活的粗布上绣出整片银河。那些被钢针扎破的夜晚，最终化作琴键上不灭的星光。她的手账本里没有童话故事，却有比星星还闪耀的秘密。那些被缝纫机扎破手指的夜晚，那些省下饭钱攒的课时费，都是母亲对我的爱。

母亲的手账本，不仅记录了她的生活，更记录了对我的无尽关怀与默默付出。我终于读懂了母亲的手账本，也读懂了世上最让人安心的爱。

(指导教师:杜向涛)